

谷雨三朝看牡丹



经纪人的源流

□杨民朴

4月20日是谷雨节气,民谚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,说明谷雨前后有赏牡丹的习俗。牡丹还有一个好听的别名:“谷雨花”,这是花卉中唯一一种以节气命名的花。那么谷雨赏牡丹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
东汉时,牡丹已开始作药用,但牡丹作为观赏花卉栽培始于何时还没有定论。据河南农业大学林学系阎双喜所著的《中国牡丹史考》一文,隋代时,牡丹成为一种重要的花卉,但栽培数量较少,栽培地点多限于宫廷。到了唐代,牡丹花闻名天下,除宫廷外,达官贵人以至平民百姓的住宅,也经常栽种牡丹以供赏玩。李白的“云想衣裳花想容,春风拂槛露华浓”,就是在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观赏牡丹花时奉命写的新乐章。

中唐诗人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更是脍炙人口:“庭前芍药妖无格,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用“芍药妖无格”和“芙蕖净少情”以衬托牡丹之高格和富于情韵之美。

这些都可以说明,唐朝时牡丹花已闻名天下。

谷雨什么时候和牡丹联系在一起的?据中国农业博物馆农业历史研究部贾浩介绍,谷雨时节,正是牡丹花怒放之时,至少晚唐时,已衍生出“谷雨赏牡丹”的习俗。

诗人大白居易有《白牡丹》诗一首:“谷雨洗纤素,裁为白牡丹。异香开玉合,轻粉泥银盘。晓贮露华湿,宵倾月魄寒。家人淡妆罢,无语倚朱栏。”

王贞白是唐末至五代十国的著名诗人,他的名句“一寸光阴一寸金”,可谓家喻户晓。在这首《白牡丹》诗中,谷雨时节的细雨像一双纤柔的巧手,裁剪出了素净的白牡丹。其味之香浓、色之素雅,无与伦比,展现出遗世独立、超凡脱俗的独特魅力。

阎双喜认为,北宋时期,中国牡丹栽培中心区域由长安转移到洛阳。欧阳修在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时,为洛阳牡丹所陶醉,写了一部



▲青花缠枝牡丹纹罐



▲青釉刻花牡丹纹碗

本文图片 记者 刘亚 摄

玩赏。”也就是说,不管是豪门巨宅、寺庙道观,哪怕是文人一间小小的书斋,人们都会在空地上种上牡丹,待到谷雨节气前后,观赏这国色天香的富贵花卉。

《清嘉录》是清代道光间苏州文士顾禄的著作,此作品以十二月为序,记述了苏州及附近地区的节令习俗。

《清嘉录》还记载了当时牡丹的品种。“俗多尚玉楼春,价廉而又易于培植也。然五色佳本,亦不下十余种。”老百姓喜欢玉楼春的品种,有10多种颜色。

文中记载了观花的盛况:“郡城有花之处,士女游观,远近踵至。或有入夜穿幕悬灯,壶觞劝酬,迭为宾主者,号为花会。”千百年的传承,使得“谷雨赏牡丹”成为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。

“此外,从花信风也可以看出谷雨时节适合观赏牡丹。”贾浩说。

古人将花开时吹过的风称作“花信风”。从小寒节气到谷雨节气,共有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,对应着24种花卉。谷雨的花信风是:“一候牡丹,二候荼蘼,三候楝花。”

《红楼梦》有相关的描写。第63回,怡红院里群芳夜宴时,大家觉得干喝酒也是无趣,提出玩抽花签的游戏,宝钗掣出一根,签上画着一支牡丹,题着“艳冠群芳”四字,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“任是无情也动人”。麝月掣出一根,上面是一枝荼蘼花,题着“韶华胜极”四字,写着一句旧诗“开到荼蘼花事了。”

“荼蘼不争春,寂寞开最晚。”谷雨时,意味着春将不再,会让人心生伤感。

唐代王维有一首《红牡丹》:“绿艳闲且静,红衣浅复深。花心愁欲断,春色岂知心。”

诗把牡丹比喻成一个美丽的少女,后两句意思是:春天不能永驻,这正是牡丹的愁心所在。人们只知道欣赏牡丹花的鲜艳,而不知道它的一片愁心。

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之后就是立夏了。因此,谷雨时,珍惜大好的春光,去欣赏花开绽放的灿烂吧。

(《新华日报》)

子夏的弟子段干木,很可能是第一个有记载的经纪人。《吕氏春秋·尊师》记载:“段干木,晋国之大驵也,学于子夏。”驵(zǎng)本意是骏马、良马,继而引申为从事马匹交易的专业经纪人。从先秦开始,经纪人被称呼为驵,最早的经纪人很可能从事的是马匹一类大型牲口的交易中介活动。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,汉朝时,经纪人也出现在了除马匹以外社会上多方面的交易中,也是从汉代开始,驵与侩并称,专指经纪人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:“……子贷金钱千贯,节驵会。”这里的会同侩(kuà i),如《汉书·货殖传》记载:“子贷金钱千贯,节驵侩。”颜师古为其作注,解释为“侩者,合会二家交易者也。驵者,其首率也。”驵侩也就成为撮合买卖成交从中获利的人的代称,侩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多。《后汉书·逸民传》中记载了王君公侩牛自隐,即做了牛类交易的经纪人。

晋朝对服饰有着严格的制度,晋律规定:“侩卖者,皆当着巾,白帖额,题所侩卖者及姓名,一足着黑履,一足着白履”,就是说,晋朝经纪人要将自己从事的行业和姓名明白地告诉周围人,并且要穿黑白两色的鞋各一只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,侩逐渐代替了驵,成为经纪人的专指,东晋《搜神记》中有杨伯雍种玉蓝田的传奇故事,而杨伯雍“本以侩卖为业”。也许由于连年战乱的原因,魏晋南北朝关于驵侩的记载越来越少,而当职业经纪人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时,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称呼:牙人。

隋唐结束了乱世,迎来了盛唐的繁荣,经济再次发展,而经纪人也再现活力。但经纪人的称呼从驵侩到牙人的变化,已经颇不可考,有一种说法认为经纪人称互郎,即交互沟通、交互买卖的意思,但唐人书写错误,由此开始讹传为牙,一直沿用下来。

(《国家人文历史》)

古人如何测定风向和风力?

风,是古人早期最重视观察气象之一,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,已设“风后”专门测风。晋王嘉《拾遗记》中便有“帝使风后负书”的说法,“风后”就是原始的负责测风的“气象工作者”。古人最早使用的测风工具是一种候风旗,称为“旒”,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。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,但方便实用,现代海军帽佩飘带就是受到候风旗的启发,方便观测海风。

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,古人又发明了一种叫“统”或“伣”的测风工具。统[huán],楚人称为“五两”,西汉刘安《淮南子》记载:“辟若统(伣)之候风也,无须臾之间定矣。”东汉学者高诱注称:“伣,候风者也,世所谓‘五两’。”为什么叫“五两”?就是用五两(也有用八两)重的鸡羽毛制成统挂到旗上,即使一点点风,统都会动。统还是古代作战部队必备,《兵书》称:“凡候风法,以鸡羽重八两,建五丈旗,取羽系其巅,立军营中。”

候风旗,唐朝人称为“相风旗”,宋朝人称为“占风旗”,名虽有异,功能一样。宋朝时,有位名叫蒋颖叔的苏州人很擅长使用占风旗,宋李膺在《师友谈记》一书中记述,蒋颖叔“谙知风水,尝于所居公署前,立一旗,曰占风旗,使人日候之,置籍焉。”

除了候风旗,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“相风鸟”。“相风鸟”也称“伺风鸟”,有木制和铜制两种,传说发明于舜禹时代。汉武帝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建的建章宫上立有“凤阙”,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质相风鸟——凤凰造型的测风仪,人称“铜凤凰”,俗称“铜雀”。

东汉时铜凤凰有了改进,称为“相风铜鸟”。1971年从河北安平县逯家庄东汉墓中出土了一幅大型建筑壁画,画中钟楼上便立有相风鸟和测风旗,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测风器“相风鸟”图形。相风鸟一直到清朝都在使用,清麟庆编纂的《河工器具图说》中便记述了相风鸟的制作和使用方法:“刻木鸟形,尾插小旗,立于长竿之杪,或屋头,四面可以旋转。如风自南来,则鸟向南,而旗即向北。”相风鸟是世界上最早的测风器之一,欧洲人到公元12世纪时才发明出类似的测风装置“候风鸡”,比中国晚逾千年。

(《北京晚报》)

怪诞——“辄耳暱之”



明德年间,有位徐姓的医官,在医病时,皇帝扶了一下他的左肩。他便“制一龙爪”在左肩上。见到人需作揖时,只用右手。冯梦龙说:“真是怪事。在极端背景下,人们的所谓尊崇,也真个错乱。”

有传说苏东坡早晨起来喝茶,自称“浇书”。其实后人说的此类故事,多来自晋朝人郝隆。此人读书不少,每到七月七日晾晒衣物和经书时,郝隆便在太阳地下袒胸露腹躺着。人们问他为何如此,他回答:“我晒书。”自负之情,溢于言表。这个故事,出自《世说新语》,搁在“排调”一目中。“排调”,有研究者认为即为今天的“幽默”。

(《今晚报》)

史海钩沉

□杨建民

“怪诞”是引发人们发笑的一个重点。冯梦龙对此有说辞,“人情厌故而乐新,虽雅不欲怪,辄耳暱之。”他说人情是喜新厌旧,人们虽然自己表现雅致,不愿作怪,可却很喜欢听那些怪诞事物。这倒符合心理学原理。

怪诞举证,也有趣。说唐代长安城的街市,有一帮恶少混混喜欢在身上刺青。有个叫张干的,左胳膊扎了“生不怕京兆尹”;右胳膊上扎着“死不畏阎罗王”。还有一个叫王刀奴的,花了五千钱招来刺青的高手,在自己的胸腹部,扎绘了“山池庭院”“草木”“飞禽走兽”,不仅细致、栩栩如生,还上了各种颜色。

“京兆尹”是京城掌管治安的首领,这两个胳膊和胸腹部扎刺青的,

虽然希望不怕京兆尹,可偏偏让当时的京兆尹薛元赏抓了去。大约是话说得碰触到这位大人,他居然将两人“悉杖杀之”。

《笑史》中的举例,许多在今天的眼光看去,不过有些“痴”罢了。譬如有个姓王的哥们,好清洁。服侍的人帮他穿衣,必须得用白纸把手指裹起来。一次,一只狗跑到屋中柱子旁撒尿,他马上令门生取水来洗;不满意,让取刀刮削;又说不行,得把柱子拆换掉。这思维太过极端。

大诗人王维也有洁癖。他在辋川居住时,地下不能有“微尘”,每天必须用十几把扫帚打扫,很快把扫帚用坏了,便专门让两个小童扎捆扫帚,就这样有时还不够用。支持这样的洁癖,得不少钱。幸好王维工资很高,钱足以够他如此花销。